

# 寒露时节雨幕里的秋

李苏海



“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10月8日8时41分这个一年中首个带“寒”字的节气，如一位清冷又诗意的使者，携着暮秋的深沉与初冬的微凉按时走来，为大地开启了最富韵味的篇章，既作别着季节，也在世间刻下复杂的印记。

清晨的寒露，满是清新生动。晨光钻过窗帘缝隙，轻柔漫进房间，微凉空气裹挟着草木气息扑面而来，仿佛大地刚从浅眠中苏醒，沐浴在柔和晨曦里。窗外树叶染上浅黄、深橙，风过处，叶片簌簌飘落，金黄的样子似散落的秋之金币，铺满窗下、路边，将世界晕染成宁静温馨的画卷，叫人不由沉醉在大自然的馈赠中。

今年的寒露，却被连绵的雨水笼罩。国庆、中秋假期，雨就淅淅沥沥没停过，一连下了十几天，日头难得露脸，午后也没了往常恰好的暖意。人们想出门，却被这雨困着，街巷里独属秋的芬芳——菊花的清雅、桂花的甜润，似也被雨水冲淡了些许，只剩炊烟里的烟火香还倔强地飘着。铁桶里蜜甜的烤

红薯冒着热气，糖葫芦裹着晶莹糖衣酸甜诱人，糖炒栗子 in 纸袋里温着，糯香缠绕鼻尖，勾着味蕾，可这雨，却让街头的热闹减了几分。

暮色四合，寒露的夜晚添了浪漫与清寂，也多了几分湿冷。夜幕缓缓落下，星星被厚重云层遮着，难探出头；月亮也躲在云后，皎洁清辉难洒向大地每一个角落。偶有微风拂过，带着雨水的湿意和明显凉意轻吻脸颊，那是时节转换的低语，似在诉说着雨的绵长，提醒着秋已深、寒渐浓，还带着挥之不去的潮湿。这样的夜晚，没有喧嚣，只有岁月沉淀后的宁静，像温柔却又有些滞涩的拥抱，苍凉中带着善意，却也让人心头沉甸甸的，不太能安心惬意起来。

寒露从不是单一的萧瑟，它本藏着丰收的喜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田埂间、果树上，本该处处是饱满景象：金黄麦穗压弯了腰，红彤彤苹果挂满枝头，饱满玉米在晒场堆成小山。农民们本该穿梭田间地头，汗水滑落脸颊，却挡不住嘴角笑意——这一季的丰收，是对一年辛勤最好的嘉奖，也是对

大自然馈赠最真诚的感恩。这般景致，自然成了文人墨客的灵感源泉。诗人们写下“野花似泣红妆泪，寒露满枝枝不胜”的细腻，画家们勾勒“葳蕤草木焕然金黄，苍翠山林渐次染红”的绚烂，在他们笔下，寒露时节的秋褪去青涩，走到绚丽高潮，每一笔、每一句都藏着大自然的魅力与生命的力量。

可今年，这雨让一切变了样。田野里，麦穗虽还金黄，却被雨水打得有些蔫；果树上的苹果、梨子，挂着水珠，看着饱满，却因为雨，采摘变得困难重重，更别提运出去卖了。最让庄稼人心焦的是玉米，连绵的雨里，不少玉米都长出了芽，好好的收成眼看就要打了水漂。各类硕果无法及时采摘，即便采下来，也因为雨多路难走、运输不便，卖不出去。庄稼人一年的辛勤，在这雨里，喜忧参半，甚至忧多过喜。

寒露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七个，秋季的第五个节气，露珠冷寒欲凝结，本是转寒的节点，为大地悄然换上更具深邃感的秋装。山间本应层林尽染，红、黄、绿树叶交织，如大自然打翻了调

色盘，绚烂得让人移不开眼；田野里麦穗本应沉甸甸垂着，在秋风中泛着金色波浪，诉说着丰收喜悦。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大雁本该成群结队踏上南迁旅途，为天空增添灵动韵律。可今年，雨让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大雁的身影也少见了许多。这秋意渐浓的时节，雨的连绵，不仅提醒着我们季节的脚步从未停歇，更带来了丰收的烦恼。

当闲适的假期在雨里落幕，“明天就要上班了”的思绪在心头萦绕时，人们看着窗外的雨，想着田地里受影响的庄稼，心情复杂。但生活总要继续，即便有忧愁，也要满怀着希望，准备再次出发。投身忙碌又充实的生活，奔赴美好又明亮的远方，这是寒露时节，即便被雨困扰，人们心底仍会升腾起憧憬。愿这雨能早些停歇，愿庄稼人的辛苦不被辜负，愿我们都能内心充盈、笃定从容，在这雨幕下的如诗秋光里，依旧能寻到生活的暖意，不负韶华，不负这一季的时光，向着美好生活坚定奔赴。

## 西大关看戏

郭安廷

“喂，郭老师，《三垂冈》不是你写的吗？今天下午老家村里请了剧团要唱这部戏，来看呗！”一大早，朋友孙伟来电话。好友邀看戏，那戏还是自己的原创，我自然求之不得，高兴地回复：“一定去，一定去。”

说起《三垂冈》，那是我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历史纪实小说，取材于五代十国时期发生在今长治市北郊三垂冈的一场战事。据史料记载，唐朝末年，军阀朱温篡唐立梁，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当时坚持打着唐朝旗帜一直对抗后梁王朝的晋王李克用，其统率的晋军与梁军一度对峙于潞州即今长治市。梁军久攻潞州不克，便在城周围筑起一道“小长城”，状如蚰蜒，内防攻击，外抵援兵，谓之夹寨（城）。正值双方对峙的关键时刻，李克用突然因病去世，其子李存勖在父亲灵前宣布继承新晋王位。经过精心策划，李存勖毅然带孝出征，亲率大军疾驰六日，于后梁开平二年（908年）五月的一天从晋阳（今山西太原）进抵潞州城北的三垂冈。随即将全军隐蔽，梁军毫无察觉。次日凌晨，大雾弥漫，李存勖借着漫天浓雾，分兵直捣梁军夹寨，毫无防备的梁军一败涂地，被晋军斩首万余级。史称三垂冈之战或夹寨之战。

《三垂冈》一书正式出版发行8年后，市戏剧家协会的专业编剧在小说的基础上创作了同名新编古装戏曲剧本，后经长治市上党区红专剧团经过一年左右的排练，终于和观众见面。家乡的人看家乡的戏种，内容还是曾经发生在家乡的历史故事，自然亲切欢喜。《三垂冈》一经演出，立刻备受观众青睐。

孙伟的老家在长子县西大关村。相传，很早以前是一户姓关的人家居住于此，取名大关，后因村子不断发展壮大，人口也越来越多，于是新中国进行农村土改时被分为两个村。以村中一条大马路为界，路西为西大关村，路东为东大关村。西大关村，我以前来过，但这次明显看到村里变化很大。虽然还是原来的街道，但很多人家重新翻修了房屋，盖起了漂亮的大门，还有临街的墙面上画着一幅幅彩绘，让原本朴素的村庄也因此平添了几分活力。

一般情况下，本地村里唱戏都是属于庙会活动的组成部分，而这次西大关唱戏却是村民自发组织的。在村中央的公示栏内贴着一张大红纸，出钱村民的姓名和钱数清清楚楚写在上面；另一张大红纸上，写着三天四晚七场戏的剧目。孙伟介绍，十多年前，记不清是谁倡议发起，由当年同一个属相的村民自愿集资请来剧团为全村唱戏。集资完成后，选出一个具体办事人，全权管理唱戏的费用支出，最后公布花钱明细。有的时候，活动结束后集资款如果仍然有结余，他们还会购买一些物品，上门慰问村里的老人。据说，西大关集资看戏的活动还影响到了周围几个村庄，现在已经有其他村庄开始效仿，也搞起了集资唱戏。

今年是蛇年，西大关村几十位属蛇的村民一过春节就开始忙活集资唱戏的事，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出几百元的，也有出几千元、上万元的。村中一位经营私企，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村民，基本每年都要出资，这次也照例凑了份子。他说：“大家在自愿

的前提下，通过集资的方式举办这样的正能量活动，既增强了村民之间的凝聚力，也推进了村里的精神文明建设，我十分赞同更积极参与。”

唱戏的海报一贴出，自然就会有一些常年做流动小吃生意的人闻讯而来。他们在村里提前“占下”地盘，用钢架搭起简易的大棚，亮出招牌，支起灶台和吃饭用的桌椅，生意就可以开张了。那天，我看到西大关村里的主街两旁，满满当当摆着各色小吃摊，五颜六色的棚布铺开，锅碗瓢盆的撞击声此起彼伏。虽然已经吃过午饭，但仍然没有抵挡住美食香味的诱惑，我们挑了一处客流量比较大的摊点，每人尝了一张潞城驴肉甩饼，喝了一小碗肉丸汤，别提多舒服了。

吃过午饭后，我们跟着人流到了剧场。剧场设在村中央的舞台院，舞台下面有一排排塑料凳，那是村委会专门安排的，供人们坐着看戏。在一排排塑料凳的外围还有许多人，他们多是开着自家电动三轮车来的，车上载着老伴，拉着父母、领着孩子……到了剧场，人也不需要下车，就坐在车上看。数不清有多少电动三轮车，每一辆都占据着自己认为视角最好的位置，把院子围得水泄不通。

那天下午，我坐在戏台之下，认认真真看完了一场乡间大戏。看剧间隙，偶尔会向身边的观众简单说说剧中的背景，若发现戏曲里有可调整的地方，也会把自己的想法默默记在心里。直到演员们登台谢幕，台下掌声连片响起，我才恍然发觉，天色不知何时已染成了黄昏。

## 秋日晴空，一望无边

若子

我在又一个崭新的初秋清晨出发  
晨光透过云层打在我如缎的黑发上  
阳光轻吻着嘴角上扬的一撇  
圆润饱满的天庭，顶天立地

我在清秋的山涧深处，掬一把甘甜  
的清泉  
我在江南秋日的山坡上，久久地凝望  
这里有 大片的，碧绿的，无边无际的  
希望  
你是我的希望，一望无边的希望

我把甘甜的露珠收藏在温暖的内心  
深处  
我把世俗的焦虑，世俗的困惑，世俗  
的无奈  
全部一饮而下，带着青涩的茶汤，带  
着孤独的微笑

我愿意，为你，放下所有的牵绊  
无论在明亮的清晨，还是在无边的  
黑夜  
我愿意在拥有清秋的清凉时，不忘  
回首盛夏的热情

我愿意，等待，接纳，拥有此时此刻  
的一切

